



疫情下的醫學生

醫學系二年級 吳文洋同學

時光荏苒，疫情席捲全球已屆二年半。憶起兩年前甫入大學，憧憬著能遇見知己的社團活動、和同儕徜徉知識瀚海的課程以及與三五好友在豔陽下一同出遊，在記憶中刻下青春的烙印。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不只強行扭轉這一世代的大學生活，也撼動世界運行的軌道。即使現已處於後疫情時代，但這兩年來世界和病毒抗戰的時光，不只改變了我對世界的了解，也讓我對醫學大學生的身份和身邊的人事物，有新的體悟。

我們—疫情下的大學生活

高中時懵懵懂懂，對大學印象無非「自由」、「參與活動」、「大堂上課」等印象。但疫情卻讓我體驗到截然不同的大學生活。在遠距上課期間，大學生活縮小成一方書桌，同儕變成螢幕上一個個頭像，實驗也無法如實體親手操作。我本以為禁囿在書房的校園生活會孤單且枯燥，其實這種新鮮的生活模式讓我以新的角度看向生活模式與人際關係，並對兩者有全新的體悟。

過往高中校園中人際關係的維持，往往是在實體見面下，由現實互動來建立連結。而遠距課程時，雖然未和同學相見，卻透過課內討論與課間閒聊，了解到每個同學不同的價值觀，也讓友誼不受距離限制萌芽。此外由於不用親身面對同儕交友，對於較內向或靦腆的同學，就不會因為面對面談話造成的緊張感而錯失交友的機會。因此我認為雖然疫情使我們無法面對面交友，卻也不乏用線上聊天來認識同學而獲得的知己，且用溝通聊天交友就不會因為外表、服裝等第一印象而造成的偏見，故在疫情期間，或許還能交到更真心的朋友呢！

網路是普及全球的任意門，如針線般把人與人間的距離縫合，將世界編織成一面緊密連結的網。它讓大學生即使在家也能接受知識，不因疫情而怠惰學習。不過在一些課程中，線上教學還是無法帶來實體教學的效果。身為醫學生，我們許多課程都是藉由親手操作實驗以習得知識，或是藉由觀察病原體來認識疾病。雖有實驗示範影片，但我認為實驗課的精髓就在於從錯中學習，在親手操作中磨練技巧，更認清自己的優缺點。即使無法操作實驗實屬可惜，所幸線上玻片讓我們仍能在雲端觀察病原體，且不受時間與地點限制。願未來實驗室也能傳送至雲端，以虛擬實境等技術讓學生在家操作實驗，使學習不因疫情而受限。

另外，疫情下的社團活動也如重獲新生般，以嶄新的面貌迎接大學新生。線上社課如在雲端裡創造了新宇宙，有不少社團運用線上角色扮演的的方式，讓社團成員互相聊天及互動。虛擬角色的模式，讓每個人在這個宇宙中都是平等的，不會因為科系、外貌等而有所分化，使我們在社團得以交到真正因興趣使然的朋友。還有遠距醫療的興盛，使得服務性社團得以在疫情間把愛傳出去，以配合醫師線上看診及和偏鄉兒童進行線上衛教等方式，讓偏鄉醫療服務隊持續運轉，使醫學生的愛和回饋社會的心不因疫情停滯。疫情雖讓大學生活變的不可預測，且有些許不便，但從中獲得的人際關係與新的學習、社團型態，是過往實體課程無法體會的。

他們—疫情中被遺忘的人們

其實很幸運地，疫情及遠距上課，並沒有帶給我這個學生太多的不方便，但在享用科技及遨遊雲端之時，也不禁想問，是否每位學生都有足以順利完成線上課程的設備，還是會因貧富及城鄉差距，而損及權益呢？

據我的觀察，相較於實體上課，有許多學生的學習權益在疫情下被遺忘了。線上上課固然方便，但需要良好的網速及電子設備，才可以達成最佳的學習效果。但不是每個學生家中都有迅即的網

速，也非每位學生都有運作良好的電子裝置，且因疫情期間無法外出，故也不能前往設備網路良好的圖書館進行學習。在進行線上考試時，就有同學傳出因為設備突然當機，或網路不穩，而導致作答不及等有損權益之事。再加上醫學系有「跑台」這種每題僅限數十秒之作答模式，更容易因網速問題而使得資源較少者無法順利完成作答。此外，有許多課程會要求以錄影、直播等方式完成作業，雖然此方法較能展現學習成果，但錄影設備等需求也非所有同學都能達成。且有些課堂會要求將影片上傳到公開平台，也在同學間引起關於隱私權等的討論聲浪。這些源於疫情但被忽略的學習權益，只願能藉由調整評分方式和補助弱勢等，來達成教育正義的目的。

還有由於台大競爭激烈、課業壓力大且就讀於此的學生時常被社會放大檢視，故心輔資源就顯得非常重要。疫情之前台大的心輔中心有提供心理輔導與協助，但遠距上課期間，心輔中心的助人之手就無法擁抱每一位學生了。且疫情期間獨身在家不只無法取得心輔資源，更在生活型態改變和染疫風險的雙重夾擊下，心理狀態可能惡化。此時若有線上心輔資源，或許就能幫助情緒低落的同學了。另外，現處於後疫情時代學生除了面對遠距帶來的經濟與生活壓力，也會因疫情是否再次升起的壓力而需要幫助，故現在加強心輔資源的提供，必可增進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。

疫情影響了我身邊的人，更加害了被社會遺忘的弱勢族群。就學習權益而言，許多偏鄉的孩童家中並無電腦及網路，就算有，其效能也遠低於城市學童的 3C 產品。疫情強硬地拉開城鄉學童的距離，原本就分配不均的資源集中地更加嚴重。課本及教學資源電子化雖然環保，卻也使得貧窮學童在疫情期間更不易取得知識。還有長時間觀看線上課程以及電子書，易使學童的近視問題加劇；長時間坐在室內的遠距生活，也會使兒童肥胖問題變嚴重。疫情期間兒童健康和學習權益的問題雖非攸關人命，卻也相當值得注意，是應當設法解決的。

明知疫情下的校園及社會有諸多議題待解決，但我總將自己陷於學生的身份，認為我無法為這些議題畫地自限。這次疫情讓我給自己設下不畫地自限的期許，以我所學我聞幫助身邊同學社會弱勢。雖仍未有以醫學對抗病毒的實力，但我若盡力回饋社會，或許能些微地減少疫情對社會帶來的權益受損吧。

我—疫情間與自我對話

疫情時遠距上課且需減少外出，雖然少了在外遊玩的機會，卻多了與自我相處的時光。過往國高中時孜孜矻矻於書本、學校和補習班間，鮮少有獨處的時候。在遠距上課的空閒時光中，我再次卸

下顯給外人的面具，重新省思我的夢想、自我與選擇。

在家庭期許以及社會氛圍的雙重塑型下，自小就讀醫學系便是我的夢想及目標。但其實在求學過程間，我一直無法確定願讀醫學之夢是因家人期許而生、是因其為分數頂尖之系、還是真為我心之所向。後來在填大學志願時，也都順著身邊師長的建議，最後成功進入台大醫學系。但在目標達成後，不免因夢想已成而對不定的未來感到徬徨，故我開始思考我的夢想之本質為何？過去我不知道醫學系及醫生的實際狀況為何，現在就讀醫學系後，我才逐漸認知到為何就讀醫學是令我嚮往的。特別是面對疫情，我看見醫生這個職業是穩定社會的關鍵中樞，是對抗未知疾病的重要戰士，更是人性「善」的代表者。因此在疫情中我才了解到我的夢想不是僅限於考上醫學系，更是幫助社會，成為能將自己所求回饋社會之人。

不過在疫情之下，由於很少與人對話，又不能出去散心，不時心情會微陷低潮。特別是在社群媒體興盛的時代，人們常用濾鏡及修圖來美化自己的生活，並在社群媒體上分享。基於人與人間的比較心態以及網紅現象的普及化，越來越多人的社群帳號充斥著不真實的美，在疫情期間也以食物或是居家悠閒照等，展示自己美好的生活。但在遠距在家時，想要和同儕互動的方式也只能透過社群媒

體，故我也常深陷於這種互相比較的惡性循環之中。每當看到別人在疫情間也能過著光鮮亮麗的生活時，自卑感油然而生，混雜著疫情期間的孤獨感，情緒也隨之陷入低谷。

不過在發現自己心情受社群媒體影響後，我選擇刪掉或不再那麼頻繁地使用社群媒體。將更多的心力與時間用來充實自己，而非加入美化及炫耀的社群世界。我發現不只心情從谷底回升，多出來的空閒時間也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並調整步調以在疫情結束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模式。將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我體會到比起他人看待自己的角度，我應更重視如何達到自己設下的目標；與其對別人生活稱羨，更重要的是自己過的是否快樂。在疫情下我反而學會了和自己相處，用運動、規律生活來讓自己不在遠距期間荒廢度日。

總而言之，疫情期間的大學生活雖然少了許多活動，卻多了獨處時光。我了解到比起和他人比較，我應更專注於我的夢想——成為一名能回饋社會的醫師。雖然我現在還是一名醫學生，但我願盡我所能在後疫情時代，幫助社會回歸正軌，並在最終成為一名醫術和醫德兼具的良醫。